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笔记文选译

● 张以英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笔记文选译

张 以 英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黄云生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笔记文选译

张以英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1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1·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巅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戟，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中国的笔记文是一种随意而记，不拘一格的特殊文体，其内容之丰富与形式之多样，都是其他文体所无法相比的。但至今对笔记文的整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才刚刚起步。

—

笔记文源远流长。它起始于先秦，绵延至当代。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是笔记文（或称笔记文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里，一是干宝的《搜神记》问世，开笔记小说（亦称志怪小说）之先河，其后继者为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到了唐代便演变为神怪与人事相糅合的传奇，如牛僧孺的《玄怪录》、谷神子的《博异记》、薛用弱的《集异记》、裴铏的《传奇》等；延续至宋、元、明、清，则是徐铉的《稽神录》、洪迈的《夷坚志》、罗烨的《醉翁谈录》和闵文振的《涉异志》、瞿佑的《剪灯新话》、何良俊的《何氏语林》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

记》等。一是葛洪的《西京杂记》、崔豹的《古今注》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的出台，成为笔记文的先驱，其后唐、宋、元、明、清各代记载历史琐闻轶事、典章制度，记录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风俗民情、医卜星相，以至记述考据辩证等的笔记文，如刘餗的《隋唐嘉话》和封演的《封氏见闻记》，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和沈括的《梦溪笔谈》，陆容的《菽园杂记》和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都与之一脉相承。

笔记文字，不管是志怪记人的还是述物记事的，不管是实录的还是虚构的，也不管是记考据辩证的还是述心得感受的，传统上均称之为“笔记小说”。不过，这是一个笼统的称法，要是再细致地加以区分，“笔记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三类：故事传说，历史琐闻，学术札记。第一类的因有故事情节，传闻虚构的成分居多，所以文学色彩比较浓厚，现在的文学史家大多把它称为“笔记小说”（或“志怪小说”）；第二、三类的，一般将其称为“笔记文”（一些志人的作品有时也被列入其中）。尽管可以将笔记文字划分为“笔记小说”和“笔记文”两大类，但实际上两者又很难截然分开，这不仅因为有的作者把这两种作品混合在同一个集子里，而且还因为有的编者也将这两种作品收编进同一部丛书中。

二

现在按我们上述为笔记文所作的界定，将“笔记小说”（志怪小说）抛除在外，而专对“笔记文”作一些阐述。

出现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京杂记》、《古今注》、《世说新

语》等，其内容各有所侧重。《西京杂记》专记西汉的逸闻轶事，《古今注》对舆服、都邑、音乐、鸟兽、花木等加以解释和考订，《世说新语》着重于晋代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它们的问世，不仅结束了秦汉时笔记文简单记录的刍型期和附属于其他文集的从属地位，而且其内容和表现形式还成为以后笔记文作者依照的范本，推动了历代笔记文的发展。

笔记文发展到唐朝已具相当规模。如刘餗记宫廷轶闻与士大夫言行的《隋唐嘉话》（仿《世说新语》），封演记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与古迹、传说的《封氏见闻记》，李肇记唐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史事的《唐国史补》，赵璘记杂事、轶事、典故的《因话录》，刘肃记琐闻轶事的《大唐世说新语》（又名《大唐新语》），崔令钦记开元时有关教坊制度、轶闻和乐曲的《教坊记》，段成式记秘藏述异事的《酉阳杂俎》，郑处海记唐玄宗轶事的《明皇杂录》，孙棨记长安城北平康里歌妓生活的《北里志》，苏鹗记唐代宗至懿宗十朝边地及外国奇技异物的《杜阳杂编》等。当时笔记文已出现一个异彩纷呈的局面，题材已大为拓展，不仅记士林动态而且记妓女生活，不仅记轶闻琐事而且记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不仅记国内史实而且记国外奇技异物，不仅记述描绘而且也考订议论。不过，笔记文的随意而记，叙事为主，不拘一格的起始风貌却未改变，而是被继承保留下来了。

到了宋朝和元朝，笔记文已声势浩大，出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局面，进入了盛期。这表现在：一是大文学家和史学家的染指笔记，如欧阳修记当时朝廷逸闻与士大夫琐事的《归田录》，司马光记宋太祖至神宗朝政事的《涑水记闻》，苏轼记自己日常生活及其对政治、历史事件作评述的《东坡志林》，陈师道记宋

代政事、边防、朝野琐闻、文人轶事的《后山谈丛》，陆游记遗闻轶事、民间传说和考订诗文的《老学庵笔记》，孟元老记汴京城市风貌、岁时物产、风土习俗等的《东京梦华录》等等，这说明笔记文已受到文人墨客的重视，并作为其诗文、史著等之外的一个重要写作方面。二是出现了几部重头巨著，如宋代沈括记述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事实以及典制礼仪演变等的《梦溪笔谈》，洪迈记述和评价经史百家、文学艺术与宋代掌故、人物等方面的《容斋随笔》，周密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即武林，今浙江杭州）的《武林旧事》，元末陶宗仪记述元代政事、典章制度和北京当时文物建筑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等的《南村辍耕录》等等，这些笔记文集或规模宏大，或涉猎广泛，或记事翔实，都是先前所未曾有过的。三是笔记丛书问世，如笔记总集《绀珠集》，全书引录古书一百三十余种编成，陶宗仪选辑汉、魏至宋、元的各种笔记编成《说郛》，所涉猎的笔记集竟达六百余种之多，这说明当时的笔记文已积有数量，而且在文史界已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笔记文发展到明、清两朝，其繁荣盛况仍不衰减，数量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清末最后的七十年中所撰写的笔记文集就多达三百余种。况且撰写笔记的作者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既有文人学者，又有政府官员，乃至一些皇家贵族成员！明朝南京刑部尚书、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撰有《觚不觚录》，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撰有《古今谭概》，文学家张岱撰有《陶庵梦忆》；清朝礼亲王昭梈撰有《啸亭杂录》，大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撰有《日知录》；诗人王士禛撰有《居易录》、《池北偶谈》、《分甘余话》，首次率团访问欧洲各国的斌椿撰有《乘槎笔记》，驻外使者薛福成撰有《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此外改良主义者

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梁启超、章太炎、于佑任、刘成禺等都有笔记文著述。这一阶段笔记文不仅成为文人学者以及官员补充其严肃著述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曲折表达自己思想与政见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他们以能刻印笔记文集为荣，而且以毕生精力写作笔记文的也大有人在。

总之，笔记文的产生与发展，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又有其文体方面的原因。

三

笔记文这种文体，最为自由随意而不拘一格，随笔、杂识、笔谈、纪录、杂记、钞录、考证、辨订、日记等等，都归属于它的范畴之中。而正式用“笔记”作书名的，却始于北宋时的宋祁（他有《笔记》三卷）。

笔记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史、生物和科学技术、经书诗词、典章制度、礼乐歌舞、山川风景、风土人情、珍奇异产以及修身养性、医药食品、轶事传闻、琐事掌故等等，都是笔记文记述和表现的对象。沈括的《梦溪笔谈》，其中分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目，共约六百余条，内容涉及天文、气象、历法、数学、地质、地理、物理、生物、化学、医药、文学、史事、音乐、美术等，全书气魄宏大，包罗万象，不啻是一部百科全书。洪迈的《容斋随笔》，包括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人物评价等方面，其内容广泛，资料丰富，被后人赞赏不绝。顾

炎武的《日知录》，是读书札记，按经义、史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分类编次，征集之广，引证考查之严，论述考辨之精，令人惊叹。就笔记的题材与内容来说，它是无所不包罗，无所不述说的，即使要为它划定一个大体范围，也很难以做到。

笔记文注重于客观记述“事实”，而不讲究什么主观的加工臆造。它不管是记人，还是记事、记物，都以叙事记实为主。如本书中俞樾的《怡园记》、《碧萝春》，张天赐的《盲女》，王伯恭的《正阳门关四孔》、《砖塔胡同小班》，陈恒庆的《京师茶馆》、《六项》，汪康年的《上海制造局》、《京汉道中》，孙玉声的《吴趼人》，徐自华的《秋瑾轶事》等，都是叙事记实的，不作虚构加添，所记也大多是作者所见、所历和所闻，因而比较真实可靠。再如书中《金山寺僧》等篇，其内容虽不完全真实，但也据传闻记录，这与小说家的存心虚构编造故事也有所不同。至于有些笔记文也抒发感情或作议论，但就其全文、全书来说并非主要，而就整体笔记文来说也非为正宗。

笔记文形式灵活多样。可以说作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随内容的需要和自己的特长与喜好，可任意为之。撷拾事实，汇集材料，引述抄录可以，写身历实感，哲理悟性，人生真谛可以，记道听途说，闲言碎语，轶事传闻可以，阐释掌故，考据史实，记录风俗，评人论事，褒贬颂赞，讽刺幽默也可以。长篇万字不嫌多，三言五语不为少。布局谋篇，锤字炼句允许，随意行文，文字朴实也允许。这是一种最敏捷方便、最重实用的不拘一格的文章形式。就本书所入选的作者来说，俞樾的《茶香室丛钞、续钞、三钞、四钞》，其中所收千余条笔记，全是从别人书中钞录编写的；他在该书《序》中说：“独处又不能不以书籍自娱……

遇罕见罕闻之事必以小纸录出之，积岁余得千有余事，不忍焚弃，编纂成书。”冯煦的《养性箴言》，言简意赅，每篇只有几十字，吴趼人的《刘华东》一篇，讽刺幽默，行文明畅，洋洋洒洒千余言。梁章钜的《孙春阳》，朱克敬的《林文忠公》，王之春的《宣化风俗》，都据实记述，不计篇章布局和修饰雕琢。林纾的《剑术》、张天赐的《盲女》、郑孝胥的《跛僧言》、徐自华的《秋瑾轶事》，却结构谨严，字句锤炼，是有声有色、文情并茂的好文章。梁章钜的《读书之法》，胡思敬的《苦读》、《谄练》、《癖好》等是集结式的，易宗夔的《徐次舟》、《蔡松坡》、《彭雪琴》等却是专人专事记叙性的。

笔记文取材广，记实为主，而且形式灵活，这为它带来两点不可忽视的成就。第一，使历代的许多史料得以记录下来，而且又大多比较真实可靠。这就为我们今天了解与研究历代的状况和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它所包涵的一些历史知识、生活经验以及人生哲理至今对我们还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和认识价值。第二，由于作者行文时无形式上的枷锁束缚，可以畅所欲言，尽才尽智而写，尽情尽性而记，因而能够写出一些朴实无华而又具有鲜明特色的好文章。文章，只要为文而文，拉开写文章的架式写作，就免不了僵化呆滞。一些名家的精心之作只要读得久就会有雕琢之感，其原因在此。笔记文是史实和事实的记录和作者真情实感的表达，全不顾及文章法，因而有一种自然天成的朴素美。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管宁割席》、《邓艾口吃》、《新亭对泣》、《温峤娶妇》等，是久为流传的名篇，薛福成的《巴黎观油画记》为各种散文选本所必收的佳文。本书中的《剑术》（林纾）、《盲女》（张天赐）等篇，细节生动真实，

描写绘声绘色，人物鲜明突出，文字俊丽明畅；《怡园记》（俞樾）、《焦山》（许宗衡），叙事井然有序，描述如诗如画，是记游的佳构。一些有眼力的学者都已看到这一点，给予笔记文极高的评价。吕叔湘在《笔记文选续·序》中说：“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是‘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当然也还应当看到笔记文内容复杂，良莠不一的一面。不同的作者因思想水平不一，表达能力有别，而其手下的笔记文便迥然不同；即便是同一位作者，因其思想感情很复杂，所写的笔记文篇与篇之间也会大有出入。总起来看过去笔记文作者因囿于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其笔记文有的浸透着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有的充斥着封建迷信宣传，有的表现出一种及时行乐和玩世不恭的消极人生态度，有的流露出仕途经济、升官发财的思想等等，这些不健康的方面，是应予以批判和加以剔除的。

四

中国近代笔记文是古代笔记文的延续，但更加璀璨繁茂，动笔人之多是前所未有的。爱国诗人龚自珍，学者俞樾，清朝大臣李鸿章，巡抚梁章钜，外交官薛福成，小说家吴趼人，翻译家林纾，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文廷式，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章太炎、刘成禺、于佑任、冯自由等，均有所著述。

近代笔记文是以其独特的内容和新姿而加入笔记文发展的长河之中的。首先是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1840年鸦片战争后，乌云笼罩大地，平民百姓的奋起抗击外来侵略者，便成为这一时期笔记文记述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广东军务记》、《中西

记事》、《庚子北京事变纪略》（鹿完天）、《无近名斋文钞》、《横山乡人类稿》等笔记文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百姓抵抗的这一史实。本书中的《龚照珂弃旅顺》（裘毓麟辑）、《和议后》（文廷式）、《马辰》（张天赐）等篇，正面或侧面，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时代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其次，出现了对欧美各国进行造访和考查的实地记录。鸦片战争的炮火将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打破，于是随着中国使团的出访和驻外使臣的出国任职，对欧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自然景物、风俗人情进行考查和游览所作的笔记文便应运而生。《乘槎笔记》（斌椿）、《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薛福成）、《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崔国因）、《扶桑游记》（王韬）、《扶桑十旬记》（杨葑）等就是这一类的笔记文集。这类笔记文的深刻意义在于：一是开拓了人们的眼界，给长期狭隘保守和“唯我独尊”的封闭落后思想以极大冲击。二是作者记述外国新鲜事物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惊讶感叹和思变的想法，已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引导人们以中国的现实去与之作对比并进行思考。应当说明的是，虽然宋人苏鹗有记边地及外国奇技异物的《杜阳杂编》，但那是靠传闻转载而非实地考查成书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近代记述外国事物的笔记文则是空前的，更不用说其材料的翔实可靠这一点了。

第三，近代笔记为近代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一般来说，笔记文都有史料价值，但近代笔记文却尤为突出。因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动荡，炮火连天，时局迭变，已不能再像以往历代封建王朝那样有专人来编修历史，所以这一段历史处于散乱